

汉语同族词 的 系统性与验证方法

张 博 著



商務印書館

汉语同族词的 系统性与验证方法

张 博 著



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张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ISBN 7-100-03747-6

I. 汉… II. 张… III. 汉语—词汇—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84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由北京语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HÀNYǔ TÓNGZÚCÍ DE XÌTÓNGXÌNG Yǔ YÀNZHÈNG FĀNGFĀ

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

张 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747-6/H·947

2003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60 1/32

200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插页 2

定价: 21.00 元

序(一)

读了张博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书稿,高兴之余,引发了许多浮想,顺手写出,当做这部著作的序。

第一点,我觉得这部书是汉语词汇学方面一部创新之作。

许多搞汉语词汇研究的人都知道,汉语同族词研究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汉代以前就被注意到了。例如,《释名》试用了声训法。宋代的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根据形声字中声符兼有意义的现象立说。到了清代,出现了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等人,把这项研究发展成“声近义通”的理论。随后,章太炎写出了《文始》一书,可以说是清代以前这套学问的总结。再到以后,瑞典学者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一书,第一次提出“汉语词族”(Words Family of Chinese)这个术语。高氏的这部书以及他的《汉文典》,虽然有很多缺点,却都力图使汉语词族走上科学的道路。随后,沈兼士写了几篇研究词族的论文,王力出版了《同源字典》。这样就形成了两种汉语词族研究的框架:一个是高本汉、王力的框架;一个是沈兼士的框架。二者都使这项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这项研究实在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课题。一两千年来,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希图解决这类浩如烟海的汉语词库中包含的谜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论辩、检验。从汉代到唐宋,又到清代,以至今日,才发展到现在的样子。

记得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我应邀参加王力先生学术讨论会,我发言谈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时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

2 序(一)

待探讨,我们研究汉语同源词,要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那时,我正在探索假借字和“右文”这两个问题。在“右文”探索方面,摸索如何对沈兼士先生的右文研究有所补充,但是,对于如何使这种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后来从汉字发展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汉字、汉语的发展,均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发现了这些规律,并用以解释这些规律下涵盖的事实,这就是科学。这一点,我在写完《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以后,深有体会。回过头来再看词族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词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词族学理论。这样,才能使前人发现的一些“规律”更加系统。20世纪80年代,我曾同张博按照沈兼士先生的框架,写过几篇文章。但在联系有关的字、词时,往往有取舍失据的情况。本打算写成一部《汉语词族谱》的,却久久不能完成。那时张博已经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回到宁夏大学任教。她后来专门到西南师大来做访问学者,同我共商这方面的一些难题。我想,当时有关同族词研究的理论还不成熟,还需要加以提高;其次,关于汉藏语系中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采用的成果也很少。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建议张博到中央民族大学去读博士,学习藏语,学习比较语言学。我向导师马学良先生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改变她的研究方向。现在从张博的这部书中,就可看出她在读博士期间有不少获益。她不但继承和总结了传统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成就,而且充分利用了马学良、戴庆厦、孙宏开诸位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多年研究的成果,使汉语词族研究进入同源词研究的领域。张博竟能在几年时间,写出这样一部讲理论的著作,这让我如何不高兴?

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这又是一部讲治学方法的书。

做学问,一是要掌握材料,二是要学会研究的方法。二者缺一不

可。有些人不懂得做学问的方法,往往只看见一堆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其实,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分辨事物,这就是科学。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把杜威的治学方法介绍给国人,他自己也用这一套方法“整理国故”。语言学界的赵元任、高本汉、罗常培、李方桂几位大师用国外的语言研究方法研究汉语音韵学,使汉语研究成为科学。全面考察20世纪的汉语研究,可以说是研究方法逐渐完善的过程。我称这种方法是历史比较法。一是历史,二是比较,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方法在使用时,因课题不同而有变化,但基本精神一致。古人虽然不懂得这一套方法,但在半自觉中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例如,段玉裁讲古今字的不同,就符合这种方法的精神。《说文》“義”字下说:“義,己之威義也。”段氏注说:“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儀者,度也。今威儀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段氏在这里说到“義、儀、谊”三个字古今用法的不同。这就是历史比较法的精神。他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种方法,但他的做法是和这种方法相合的。近代的沈兼士、王力诸先生,屡次强调研究汉语词族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这个前人探索多年的历史比较方法。张博这部书,努力把前人的成果加以完善,使这种方法更加成熟,使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不但在词族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在汉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参考的价值。

这是第二点感想。

第三点,这部书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作者阐述的“验证”方法。

一种规律,一套理论,是否可靠,要靠实践中的检验。如果检验合格,这种理论和规律才是可信的。反之,如果检验不合格,这个规律就要修改或推翻。例如,段玉裁因形声字同声符的字往往同义(即同属一个词族),因而发现词族中的一条规律。但是他往往以偏概全,一经检

验,便露出破绽。例如,从“段”声的形声字“瑕”“𧈧(蝦)”“𧈨”等字都有赤色义,段玉裁发现了这一点,这可以算是一条规律。但是他却说“凡段声多红义”,把这条规律用演绎法加以扩大化,认为所有从段声的字都有红义,对不对呢?这就需要检验。如“暇”字义为闲暇,“麋”为牡鹿,“豨”为牡豕,“遐”为远、大义,“榦”为大树名……,这些从“段”声的字都没有红色义。可以说明,段氏“凡段声多红义”的论断有以偏概全的毛病。段氏许多“凡从某之字皆有某义”的论断,多半有这类错误。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验证的重要。

张博在书中列举了好些种验证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也是历史比较法在词汇学研究中应用的方法。不但研究词族,就是对古汉语词语的训释,验证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字的字义,要查字典,字典的解释往往有误。我和张博在写《释曾》一文时,曾讨论过多次,文稿修改了三次。目的就是要在曾、層、譜、增、𡗗这一词族中找到建立这个词族的理据。先查《说文》,许慎说:“曾,词之舒也。”这显然不是“曾”的本义。而且同其他从曾声的字没有共同的义素。后来,看到徐中舒先生解“曾”为“甑”字的初文,是商代用于蒸饭的炊具。这种炊具,现在还在使用,是在锅中加上箅子蒸米饭用的,是个象形字。这种炊具是双层的,所以引申孳生出層、增、贈、譜等字,因而形成一个词族。这样一来,像曾祖、曾孙等词的命名之义也得到解释。再加上这些字词在古籍中使用的书证,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能动摇。一方面,这一词族的基础得以建立;一方面,分别解释这些词的词义时,也会确切可信。这应该说是词族研究的最终目标。当然,要把每一个词族的源词、词群都做到这个程度,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四点,对于用亲属语言同汉语比较以探讨同源词的论述,我特别高兴。回想 20 世纪 30 年代我在北大听罗莘田先生讲语音学时,遇到有关上古汉语的疑难问题,他常常说,关于这类问题要等到汉藏语系的

研究深入时,才能加以解释。这类话讲过不止一次,那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起步。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李方桂、罗莘田两位先生的教导下,造就了几代这方面的专家,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著作。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张博在这里小心地把这类成果中与汉语有关的部分加以采用,是汉语同源词研究的一次尝试。这是我五六十年来自自己想走而没有走成的路,现在看到,自然高兴异常。

最后,我还想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我希望,作者能在这套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汉语词族谱》这部著作,就在词族的建立中验证书中的理论,一方面使这套理论更加充实完善,一方面当然也会使词族的建立更加可靠。

我曾多次呼吁,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从事汉语词汇研究;希望在一二十年后,我们能出版一两部高质量的能与英语、法语大词典媲美的大字典、大词典。编成这样的词典,需要先做许多专项研究,专项研究做得越好,将来的词典质量越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日新月异的振兴之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正在全世界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我们语言工作者有责任迅速完成这项工程,当作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也为教育下一代人了解中国历史提供重要工具。张博的这项研究成果,正是这大工程中的一项专项研究。我自知年龄不饶人,在这项大工程中,只能吹吹喇叭,当啦啦队。趁此机会,我声明,将来《汉语词族谱》一书的撰写,完全由张博教授负责,我不再参加,更不具名。不过,如果至那时我还在,还能写个序,那就是一种奢望了。

刘又辛

2002年12月14日

序(二)

这些年我读许多年轻朋友的博士论文,常常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因为我知道,像语言学这样既需要处理大量材料,又十分抽象、必须高度概括的学科,一个人能坚持读到博士,没有一点金钢钻是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的。而且,在这个社会的多方要求把大家的时间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代,也只有作博士论文的阶段,才能够也必须塌下心来处理材料,提升理论,凝练主题,得出结论并认真检验结论的正确性。经过这样研究历程的成品,绝大部分是经得起细细咂摸的;而且,向年轻博士学习的同时,实际上也领略了他们老师的思路和方法,这更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如果说近十年我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不断加深了原有的思考,又在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渐渐有了一些积累,从年轻朋友博士论文中学习到的,要占相当大的比例。今年年初,我读到了张博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这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的一个后续课题。这篇论文涉及到的,是我本来比较熟悉的内容,读过后,不但同样使我经历了理解、评判、欣赏、获得收益的过程,而且有一种遇到“故知”的亲切感。现在,论文经过初步的修改,得到出版的机会,我非常愿意在先睹为快之后,谈谈自己的感想。

同源词的研究是从传统训诂学里产生的课题。汉语词源的推求要依靠汉语词汇内部同族词的系联,由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多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一批系联同族词的成果,其中大多数的同族词系联,为大家所接受,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些系联,让人感到突兀,难以认可;或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判断谁是谁非。

汉语同族词的系联要保持科学、客观,“实证”二字缺一不可。“实”指大量的材料,“证”指合乎逻辑的验证,张博的这篇论文,立足于同族系联的诸多事实,突出了验证这个主题,是真正抓住了同族词研究的要害。

汉语同族词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训诂学的终点上,要想推进它,有三个难点必须首先突破:

第一,同族词系联必须用语音的相近与词源意义的相通两方面来控制,语音作为语言的外在形式,似乎比较容易把握;但是,汉语的语素和承负它的汉字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音节的数量有限,音近未必有同源关系,音远却未必不同源。因此,意义关系的探求就显得分外重要。中国传统训诂学对隐含在意义中的构词理据十分锐敏,但是词汇意义已经是内在的,词源意义更处于深层,难以进行形式化的处理,论证意义的相通,比论证语音关系的相近,更容易犯主观的任意牵合的毛病;而有些用固定条例来衡量似乎是例外的现象,其实倒是另一种规律的体现。很多训诂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考据材料里,经常运用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从大量材料中归纳出的语音关系事实,来论证某些不能用条例(比如“对转”“旁转”之类)涵盖的语音关系并非例外;或者利用词义引申和同源分化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将其概括为一些有规律的模式,利用已经得到证实的意义关系,去论证尚未得到证实的意义关系存在的可能。在1983年出版的《训诂方法论》(陆宗达、王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一书中,我们把这种方法的要领做了提炼归纳,称做“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是一种有效而可靠的方法,这是在训诂实践里证明的。历代训诂大师们的字词考据论著,运用这种方法而获得“的证确考”、作成“铁案”的,为数很多。运用这种方法能够产生效果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种方法在归纳事实时,形音义之间互不依赖,直接采用语义和语音内部的规律来充当论据,因此它避免了互证中最容易犯的毛病——循环论证。然而,这

种方法作为大前提的事实只是一批有限的材料,而不是全称判断;小前提则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也并未经过绝对的抽象。这种采用有限的归纳和刊比式演绎,而不是纯粹的形式逻辑推论的方法,必须经过进一步的总结和考察,才能让人绝对放心。

第二,汉语同族词的研究需要与亲属语言的同源现象刊比,但是,用地理相近为首要条件划分出的语言谱系,使所谓的“亲属语言”中借词与同源词的界限难以划分。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是要以每种语言自己内部的同族词系联为前提,用单个词的语音相近来维系汉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的是对双方分别系联好的同族词系列作整体的刊比。

第三,词源研究属于词的发生学研究,与一般词汇学在思路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汉语同族词的研究方法又与西方的历史比较法有很大的差异。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词源意义处于深层,它暗中操纵着词义的发展和运用,但在词义的外部表象中却难以看到它的直接体现。理清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同源与同义、构字理据与构词理据、语法范畴的“形态”与词汇范畴的“构词”等概念不同的内涵,看起来似乎是“咬文嚼字”,其实关系到汉语词源研究理论的成熟,对推进汉语词源学是非常重要的。

张博的这部书对以上三个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首先,在这部书里张博运用现代语言理论,选用了大量典型例证,论证了同族词系联验证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张博指出:正是因为语音和词义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验证才存在可能性。验证方法的选取是汉语同族词的本体特征决定的。她在这部书里对义衍和音转两大类同族词的成因、性质都作了分析,在同族词群本体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验证的操作方法。她不但丰富了词语在聚合状态下验证的方法,同时提出了词语在组合状态下,也就是在语境

中包含的同族关系的佐证。她不仅对同族词内部具有验证资格的事实进行了梳理,而且引入了外在的文化机制,扩大了验证证据的范围。在第五章第四节里,她用系列刊比的正确方法,提出了汉语和藏语同源词的语音对应问题,选例十分严谨——严格把握经过论证的历史语音交替的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书文里任意牵合音近,在论据还没有成为定论的时候,就随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事实强加给汉语,或是把汉语的事实强加给其他民族语言。张博的这些做法都是富有开创性的。这些做法深化了同族词音义关系的验证方法,也必然深化了对同族词的本体特征的描述。

这部书运用了较多的材料作为自己理论的例证,这些材料虽然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的论著,但很大一部分是作者自己发掘和重新整理的,其中绝大部分例证的选择,对于要阐释的问题来说,都非常有针对性。材料的典型性说明作者对理论的把握比较熟练,思路清楚。她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把握比较透彻的另一个表现是本书的概念大都准确系统。这部书不仅涉及到汉语词汇,还在不同程度上关联了语法、汉字等层面,书中对重要术语的界定都清晰、准确,运用术语也很严谨,这一点,在当前汉语词源的研究中,是很可贵的。这两个优点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境界,也体现了作者良好的科研品质和学风。

《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确实是一部对汉语词源学和普通词源理论有重要推进的论著。书的初稿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正式出版时,作者都作了很好的修改,使本书的质量又有所提高。如果说本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想应当有以下两点:第一点,书中选择的语例虽然很典型,但就说明验证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来说,还是不太够的,如果能够采用一批封闭的材料作穷尽的处理,说服力就会更大一些。第二点,在阅读过初稿后,我曾经建议张博修改一下“系统性”的提法。索绪尔在确立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时说,历时语言学“研究各

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受到的相连续要素的关系,这些要素……彼此间不构成系统。”汉语词源研究虽然是用泛时性平面系联的方法来进行的,但它实质上应当属于历时语言研究的范畴,说它有“系统性”有违语言学的一些共识,容易引起争议。但是由于“系统性”这个提法几乎贯穿了全书,恐怕改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全书的框架,所以没有改。因此,我在这里需要对书中的“系统性”按自己的理解作一点阐释:我理解,书中的“系统性”指的是汉语词族相互关联的网络状状态和同源关系所呈现出的相关规律,与普通语言学里习用的“共时系统”概念,内涵是不同的。

汉语词源学的研究进入科学层面为时不久,还有很多未尽的课题等待年轻的学者们去深入开掘。盼望张博百尺竿头,再接再厉,为汉语词源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王 宁

2003年3月17日修改

序(三)

张博教授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书稿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对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又辛师和王宁先生在序中都谈了很中肯、很有分量的话,我都同意。我这里只想谈几句与汉藏语同族词研究有关的一些想法,以示祝贺。

四年前,张博完成了专力探讨汉语同族词的验证问题的博士论文,做得不错,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当年,她就已得到出版的机会,可是她却放弃了。她告诉我,这是因为在论文答辩时讨论到的一些问题,她觉得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于是,在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她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修改,反复琢磨。她从类型学的角度,思索汉语同族词孳生繁衍的语言文字背景;发掘大量的同族词实例,揭示汉语同族词孳衍的内在规律。这就使得她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适应汉语同族词的本体特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突显了汉语内部材料平行互证这一最重要的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可以说,这本书的新思路和新框架,是基于语言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这种求实求真、不浮躁的学术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张博能在多年研究汉语词汇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大到与汉语有发生学关系的汉藏系亲属语言。半个多世纪的汉藏语研究的实践证明,汉语研究必须与汉藏系非汉语研究相结合。因为这种结合可以使汉语研究和同语系非汉语研究相互启发,彼此为用。我们的先辈李方桂、罗常培等汉藏语研究大师们,在这条崎岖、艰难的

道路上苦苦探索,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新路。但这仅仅只是个良好的开始,大量的问题还有待后来者去做。张博的这部著作,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方法,汲取周法高“语义比较法”,严学窘、董为光、曹广衢的“同族词比较法”,以及非汉语(如景颇语)同族词的研究成果,并利用汉语和同语系非汉语之间的语义对应、语音对应和同族词对应,来证明汉语同族词的语义关系、语音关系和族属关系,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张博所提出和运用的多种验证方法,不仅有利于解决汉语同族词和词族研究因文献资料不足而存在的一些难题,而且还为汉藏系语言同源词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张博在攻读博士期间用于学习藏语的时间太有限,对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学习未能顾及。李方桂先生根据自己长期的治学经验,曾对汉语、汉藏语研究者提出了“博于各种藏汉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的系统研究”的要求。我想,假如张博能多掌握一门非汉语的汉藏系语言,并能开展不同语言有深度的同族词比较,我相信她会在汉藏词汇比较研究方面取得更有突破价值的成果。

张博教授做学问执著努力,一心扑在学问上,而且为人正直谦逊,是难得之才。我希望,张博能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致力于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使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因汉语和同语系非汉语研究的密切结合而有更多的新拓展、新突破。

是为序。

戴庆厦

2003 年 6 月 8 日

目 录

序(一).....	刘又辛	1
序(二).....	王 宁	6
序(三).....	戴庆厦	11
绪论 系统与验证:汉语同族词本体特征与研究方法的结合		1
一 汉语同族词生成的语言文字背景		1
二 音转义衍的规律性与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		7
三 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的关系		15
第一章 汉语同族词及其研究方法概说		30
第一节 汉语同族词概说		30
一 同族词及其相关概念		30
二 汉语同族词的类别及其特征		36
三 汉语同族词的孳生形式		53
四 汉语同族词与某些文字现象的关系		63
第二节 汉语同族词研究方法概说		76
一 汉语同族词研究方法的演进		76
二 汉语同族词研究方法的总体缺欠:缺乏验证		90
三 验证方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与重要意义		101
第二章 汉语义衍同族词的系统性.....		116
第一节 同理据义衍同族词群.....		116

2 目 录

一 上古汉语构词理据的特点	116
二 同理据义衍同族词群的对应性	125
三 同理据义衍同族词群的名物性	134
四 同理据义衍同族词群的字形相关性	138
第二节 义衍同族词系列	142
一 义衍同族词系列的成因	142
二 同义义衍同族词系列	149
三 反义义衍同族词系列	155
四 类义义衍同族词系列	160
五 同义素义衍同族词系列	164
第三节 义衍类转同族词系列	167
一 义衍类转同族词系列的性质	167
二 “名—动”类转同族词系列	173
三 “名—形”类转同族词系列	179
四 “动—形”类转同族词系列	182
五 “实—虚”类转同族词系列	187
六 与 *S-前缀相关的同族词系列	198
第三章 汉语音转同族词的系统性	209
第一节 音转同族词群	209
一 音转同族词群的特点	209
二 虚词性音转同族词群	210
三 实词性音转同族词群	213
四 联绵型音转同族词群	219
第二节 音转同族词系列	222
一 单层声转同族词系列	222